

綱鑑易知錄

漢

廿四之五

113
537
74



門 413
號 537
卷 14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一四

天
三
十
五
年
二
月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孝桓皇帝

綱乙未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薁郁鞬肩鞬臺耆等反

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匈奴號臺

耆名也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今陝西平涼府屬國都尉

張奐破降
匈奴

張奐以酒
醉地

張奐初到職壁軍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諍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上茲慈縣龜茲國人來降附者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蕞鞞等被降之羌豪遺去奐馬二十四金鑲渠銀器名八枚奐以酒醉類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八廐使金如粟不以八懷慈以還之前此八部尉率好財貨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綱丙申二年秋以韓韶為羸長書邑長耳何以法書錄賢也

目公

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

今山東青州府兗州府江南徐

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

極者以韶為羸

故城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界

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

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

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

陳寔

俱穎川人

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

今河

南開封府許州四長

綱戊戌延熹元年夏五月晦日食日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於獄中帝由是怒

穎川四長

冀

梁冀伏誅

綱 已亥二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葬懿獻皇后于

懿陵 綱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 太尉胡廣司徒韓續

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書於是圍冀第冀自

也冀書伏誅廣等書以罪免其為梁氏之 綱 梁氏七

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

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

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

孫壽 梁冀妻 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

已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

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

得者誰乎衡對單 善 超左 管 與梁氏有隙徐璜具

瑗 願 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 管 入室定議帝齧超臂

出血為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揮入宿以防其變

瑗收揮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承郎以

下皆操兵守省閣 哈 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騶

虎賁 奔 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

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

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續、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去聲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棄也，不用也。不賣謂不用而賣之也。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綱**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綱**封宦者單超等五人。單超，唐衡左官。徐璜，具瑗。為列侯。**目**世謂之五侯。**綱**以黃瓊為太尉。**目**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今河南汝寧府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

五侯以黃瓊為太尉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今北直真定府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

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聞農夫去上聲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尚書不能詰**綱**，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閔、韋著、李曇。潭，梁冀雖誅，而姦倖充賢不至，宜矣。列敘書之，皆予之也。**目**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車以蒲裹輪，行故安也。玄纁見上卷徵之，不至。穉，豫章今江西南昌府人。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壁，朝廷名曰徵，郡國舉曰辟。不起，蕃為太守。豫章太守以禮請。

特設一榻

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見上卷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恣綿一兩。暴僕乾干裹之。到冢隧墓道也外。以水漬綿。白茅藉薦也。藉以白茅取飯以雞置前醲抽祭畢置謁以札書姓不其潔也。飯以雞置前。醲醉酒也。畢置謁名曰謁。不見喪土而行。肱彭城今江南徐州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嘗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

姜肱兄弟同被而寢

詔圖姜肱形狀

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去以酒食而遣之。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言肱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閔汝南見上人。安之玄孫也。苦身脩節。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今陝西西安府人。隱居講授。曇穎川見上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今陝西人。西漢中府。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

殺李雲杜衆

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綱**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衆、**目**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鉅萬。侯覽土縑五千匹，封高鄉縣名，質實云未詳。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見上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朔見現白馬故城在直隸大名府滑縣。

李雲露布

西令李雲露布

露版不封布諸視聽也

上書移副

副本三府三公

帝欲不諱

以單超為車騎將軍

之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名家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諱也。帝春秋連斗諱也，審諱於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諱乎？帝怒，逮見十九卷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今河南南河南府靈寶縣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皆死。獄中**綱**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綱**以陳蕃為光祿勳。**綱**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目**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

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綱辛丑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

武庫火。夏以劉矩為太尉。五月有星孛于心。

岱山及博尤來山裂

雨去。六月地震。綱岱山東岳泰山及博尤來山裂。書

岱山何東岳也變至四岳非小變矣書山裂始此綱秋七月減百官奉貢。特

減俸賣官

物日貢。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綱九月以劉寵

為司空。綱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

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耶。山名在

縣東山谷間出。人每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

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

廢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

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

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去人選一大錢

受之。

綱癸卯六年冬十月。上較獵廣成。苑名在河。遂至上

林苑。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綱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

劉寵一錢

陳蕃諫獵

三空之見

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見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且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不省。

綱甲辰。七年春二月。邠康去聲鄉侯黃瓊卒。**目**瓊薨。諡

曰忠。四方名士會其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於家。

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

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

是選能言者陳畱今河南開封府陳畱縣。茅容輕騎追及。為去聲

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

茅容追徐穉

穉乃答之。容還以語去聲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

孺子其失人乎。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

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寺。寒不可得衣去聲。而為季

偉茅容字。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

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

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畱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為介以

辭傳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

上。車數千兩。去聲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

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

符融一見嗟異

李郭同舟

茅容殺雞食母

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雞食寺母餘半皮雞上聲閣板置自以草蔬與

客同飯返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泰字猶減三牲之

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平聲

孟敏墮甑不顧

從學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孟敏荷上聲甑墮地不顧而去

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

亦勸令游學陳畱申屠蟠為漆工鄆陵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

庾乘為門士泰奇之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

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

范滂論郭泰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

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夫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

徐穉以書戒郭泰

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

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西不遑寧處

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今山東東昌府黃允以

雋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

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委欲為從女

求姻見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

黃允遣妻

仇香為蒲亭長

請大會宗親數上聲允隱慝而去。允由是廢。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在河南歸德府考城縣長。

漢因秦法十里一亭。亭置長。主督盜賊。勸人生業。為制科令。平聲子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

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

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左傳。文公十八年。見無禮於其君者。

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

為也。奐曰。枳止。似橘。棘生者。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

陳元不罰而化。鷹鷂不若鸞鳳。

遭左棺祠老子

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綱乙巳。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棺管之。苦。怙。縣。故。

祠老子。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陽府亳州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法**明年而有親祠濯龍之書矣。**綱**廢皇后

鄧氏幽殺之。目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見十卷。

綱鑑易知錄

卷一百一十四

楊秉三不惑

破柱取朔

二十以憂死。綱夏五月太尉秉楊卒。以劉瑜為議郎。目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乃至。拜為議郎。綱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綱九月地震。綱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目后竇融之玄孫武女。拜武為特進。封槐里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侯。綱以李膺為司隸校尉。目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夾壁也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丙氣。休沐見十七卷三十七

登龍門

蒲鞭示辱

荀爽對策

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綱以劉寬為尚書令。目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綱丙午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目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

綱鑑易知錄

卷一百一十四

漢桓帝

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綱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見二十五。目規欲求退。數朔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平客密告并州。今

胡芳不問
皇甫規

河水清

西太
原府
刺史
胡芳
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
規欲避第仕途欲退歸第宅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
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綱夏四月河水
清清於桓世其為不祥也審矣綱目書河清二皆
法書亂季也自漢桓延熹九年至高齊壬午年近四
百年爾則千年一清注音高齊見三綱帝親祠老子于
濯龍宮書法見十綱秋七月殺南陽太守成瑨晉太
原太守劉瓚質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
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書黨錮諸君子予之者
法取其公忠責之者議
其矯激皆一偏之論也綱目于此有權衡矣是故書
殺書捕書遂策免而皆具其官皆所以甚帝也然二

鄉人謠

甘陵南北部

二郡謠

百餘人書曰部黨則諸君子亦不得不分受其咎矣。目初帝為蠡吾侯見上卷。受學於甘陵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去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成瑨以岑暉質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於是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字。南陽宗資南陽人。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暉字弘。

學中語

公卿履履到門

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成瑨弘農人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貫。與李膺陳蕃王暢吏耕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膺字。不畏彊禦暴虐之臣。陳仲舉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暢字。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比。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履音徒。履不履。者跟曳之而到門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有富賈古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暉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

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璿璣帝大怒徵下獄有司

承旨奏當棄市山陽今山東兗州府太守翟超以張儉為督

郵見十六卷十五侯覽家在防房州府曲阜縣東殘暴百姓

大起坐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藉沒資財徐璿兄子

宣為下邳批。今江南淮安府邳州令求故汝南太守李嵩高上聲

女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石殺之東海

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髮刺鉗束頸輸作陳蕃與

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

陳蕃獨上疏

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

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

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

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

輕忽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劉璿成璿

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刑人之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

蒙刑坐昔申屠嘉名責鄧通見十二卷十一董宣折辱公主

見二十卷八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

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

襄楷上疏

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平原今山東濟南府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多大寒。竹柏傷枯。臣聞於師曰。相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瓊。成瑨。志除姦邪。而還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

賈彪不納
岑暄

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見十七卷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現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見四卷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瑒瑒竟死獄中。岑暄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左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四

漢桓帝

十五

其咎吾可容隱之乎。臣竟獲免。彪嘗為新息今河南汝寧府

縣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

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

視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

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

首。去聲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

名之為賈。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張成者善風角見上卷

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逢者。竟案殺之。宦官

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

賈父所生

張成善風角

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

見十卷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司徒司空

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

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

不肯平署。也。連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屬黃門署辭連

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

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

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

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

陳蕃不肯平署

陳寔請囚

皇甫規恥不與黨人

州豪傑規陝西平涼人恥不得與預乃自土言臣前薦

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

延熹五年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是為黨人之所

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

李杜

人謂之李杜嘗為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相行春到高密今山東萊

州府高密密縣見鄭玄為鄉嗇夫掌聽訟知其異器即署郡職

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

郡劉勝亦自蜀郡今四川成都府告歸鄉里閉門掃軌閉其門戶

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無所干及太守王昱欲謂曰劉季陵勝字

劉勝自同寒蟬

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

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寂

無聲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

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去聲令問同聞休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綱以竇武為

城門校尉綱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

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

及綱蓋與也施貧民由是眾譽歸之

綱丁未末康元年夏五月地裂是月晦日食綱六

地裂

賈彪說實
霍
實武申救
黨人

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實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禹契同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唯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煙人人鬼。嗚呼！顯陛下之心，書奏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膺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

范滂獄辭

范滂不謝
霍諝

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謂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見二卷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責也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晉范宣子治欒盈之黨，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言叔向不告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言叔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明祁奚為國非為已也。吾何謝焉？滂歸汝南，見上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

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初，詔書下舉鉤黨，其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見上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視史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今山東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去聲不同和也。周禮五齊者，水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火木金土五者不相入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綱：秋八月，巴郡今川重慶府言黃龍見，現綱：大水海溢。冬十二月，帝崩，尊

平原自無

海溢

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致堂胡氏曰：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唯此兩途耳。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為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嘗為尚書，忠言屢進，事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音爰延見也。註：音上六。

綱：遣使迎解瀆亭在直隸真定府饒陽縣侯宏詣京師，目竇武

名侍御史河間今直隸河間府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

者，儵稱孝王河間王開章帝子也曾孫宏，開生解瀆亭侯，救武

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時年

孝靈皇帝名宏，章帝玄孫，解瀆亭侯，養之子也。桓帝無嗣，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

四歲而崩。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是時宦官之禍毒流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綱 戊申。孝靈皇帝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

軍。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解瀆亭

侯宏至。入即位。二月。葬宣陵。在河南府城東北。綱 閏月。追

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

董氏為慎國貴人。綱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大水。

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侯。綱 封陳蕃

為高陽鄉侯。在河南開封府許州。侯不受。綱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

陳竇奏誅宦者

曹節殺陳竇

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

南宮。發以利害言之。蕃武幾事不密。遂至禍。廷國家則書奏誅其予之之意。初不計事之成敗。而惟願理之。是正誠以蕃武之志在於為國。而當時閣宦不去。漢治終無可為之理。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

跌不收。漢亦以亡此固天之所廢。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書法若此。是亦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耳。雖然。書太傅則見上公之尊。書大將軍則見本兵之重。以將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去刀鋸之戣。目初

非徒無益。貽患愈深。人主觀此。盍亦謹其微哉。目初

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

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

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

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

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

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

陳竇同心戮力

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

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

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

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朔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見十七卷七沉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

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猶豫見九卷二十八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複姓欣王甫鄭颯立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命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

劉瑜請太后速防姦人
劉瑜勸武蕃速斷大計

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祈為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皇太后宮名尚書鄭颯送北寺獄屬黃門署蕃曰此曹輩也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命冰與尹勳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納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與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

曹節勸使作詔版

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恭皆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劍踴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挾以白刃使作詔版木為之其長尺一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五營也上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

曹節矯制
使張奐討
竇武

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
王甫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愈厲遂被執送
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奐見上徵還節等以奐新至
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
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
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兵
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
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
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見十四卷十八門生故吏皆

巴肅自載
詣縣

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
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
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曹節
遷長樂衛尉與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
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
由是得免武掾硯胡騰殞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
孫輔年二歲詐以為已子與令史張敞昌上共匿之
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
辭不受

寶武八失

致堂胡氏曰陳蕃位上公寶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寶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徵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後猶豫不忍此事機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速掩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蠡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為元惡必待鄭蠡辭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為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刀入尚書門欲何為耶以此觀之蕃公忠而短於術武無足稱矣

網已酉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以其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網夏四月青蛇見御

青蛇見御座上

座上大風雨雷電詔公卿言事

書法終網日一見而已

網冬十月復治鈎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書膺已廢矣書前司隸校尉何廢不以罪也殺之甚法矣然則諸君子無譏歟前書部黨繼書黨人此書鈎黨綱目固不能不假此以垂戒矣自初李膺等雖廢網天下士大夫

皆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更耕相標榜為之稱號以

寶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

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福蔡衍羊

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

八顧

八俊

三君

八及

八廚

質 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
 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莫王孝劉儒胡母復班秦
 周蕃皮嚮王章為八廚皮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
 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
見上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
 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即行之文捕儉等
 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
 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

吳導抱詔而泣

郭楫引范滂俱亡

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
 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
 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
 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
 詣詔獄考死汝南見上督郵見十六吳導受詔捕范
 滂至征羌漢縣屬汝南郡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
 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楫大
 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
 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

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瞻印篇辭殄盡瘁病也。印音仰。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瞻烏八字小雅之將亡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祖鳥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泰雖好臧否。比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見二十六卷二十九卷。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

郭泰不為危言激論張儉望門投止

相容。後流轉東萊。今山東萊州府。止李篤家。外黃。見九卷。令

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

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猶稱明府。寧宜執之乎。欽因起

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正誤云未詳所出。蓋世人相傳之辭。足下

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

息而去。儉與魯國。今山東兗州府。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

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

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

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

遽伯玉恥獨為君子

孔融匿張儉

孔母一門爭死

郡縣疑不能決。乃上上聲。奏也。讞讞年上去入三聲。議罪也。之詔獨

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孳

自已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

自剪鬚變形。入林慮。閩。今河南彰德府林縣。山中隱姓名為冶

家傭。人無知者。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今河南南開

封府。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

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范滂等非。訐朝

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

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

夏馥為冶家傭

陳寔獨弔張讓

申屠蟠絕迹梁碭間

筆見十卷先驅。卒有阮儒卷十燒書見八卷之禍。今之

謂矣。乃絕迹於梁今河南碭山縣之閒。因樹

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離黨錮之禍。

司馬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全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綱辛亥四年春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朔日食大疫。

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海溢

綱 王子熹平元年春三月太傅胡廣卒。目 廣周流四

公。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

優。所辟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械也。朝章。京師

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

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

此薄之。綱 夏六月大水。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

桓思皇后。綱 冬十一月會稽今浙江妖賊許生稱

孫堅斬許生

帝。綱 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今江南司馬孫堅討許

生斬之。目 堅富春今浙江杭州人。名募。精勇。得千餘

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

立石經于太學門外

綱 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鐫五經於

經書尊法經也。目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雜為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程邈所作。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

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

兩。綱 丙辰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

曹鸞申理黨人

屬。目 永昌今雲南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

綱 益易印錄 卷二四 漢靈帝 二八

宣陵孝子

昔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皆去大
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
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監軍收
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
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也族
綱丁巳六年夏四月大旱蝗綱以宣陵孝子為太子
舍人目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桓帝孝子者數十
人詔皆除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宣陵孝子虛偽
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太子

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
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詔宣陵
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易姓之禍
已兆

南湖丁氏曰天子之子又豈他人所得而冒稱
耶冒稱之者亂賊也故冒稱衛太子者孝昭斬
之冒稱子與者光武斬之此漢家自有制度矣
而冒稱宜陵孝子者靈帝乃拜為舍人及蔡邕
上疏極論其非但改舍人為丞尉然則他姓之
嗣漢乃帝之所賞耶嗚呼此其易姓之禍已兆
矣
註音冒稱衛太子見十五卷九
註音冒稱子與見十九卷二十

綱冬十月朔日食地震綱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
破之發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歐血
明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

綱蓋易甲錄
漢靈帝
二九

也。嗚呼。目遼西今直隸太守趙苞到官。遣吏迎母。道

微矣。故城在永平府西值鮮卑東胡種名萬餘人入塞寇鈔。抄

也。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

趙苞棄母全城

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

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

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

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

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

趙苞歐血而死

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

血而死。

伊川程氏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註音徐庶見三十一卷

置鴻都門學

綱戊午。光和元年春二月朔日食。地震。綱置鴻都

門學。書書譏也。置學美事也。則何譏於是。諸生皆出

尺牘。下至鳥篆。果目鴻都門學諸生皆救州郡三公

何益於教化哉。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

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綱夏四月地震。侍

雌雞化為雄

中寺雌雞化為雄。書侍中寺何內署也。舊制侍中中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四

漢靈帝

三十

黑氣墮溫德殿
青虹見玉堂

對蔡邕災異

待皆宦者於是闡豎用事綱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
北雞而晨變不虛生矣
庭中目氣如龍長十餘丈綱秋七月青虹見現玉堂
殿庭中發災異之變至是極矣列書于冊而不開脩
者言而不用無益敗亡故也嗚呼天戒若此尚不知
警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
哉目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臣伏思諸
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
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
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讒諛驕溢門史霍
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即下程璜者察

呂彊申救
蔡邕

開邸賣官

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
以為至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易謙卦天道虧
害盈而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耕衣曹節於後竊
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見二十三
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
彊愍邕無罪力為去聲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髮
鉗以鐵徒朔方今陝西不得以赦令除綱冬十月廢
皇后宋氏幽殺之以王甫綱是月晦日食綱初開西
邸賣官法書桓帝之世書實關內侯以下官矣於是而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四

漢靈帝

三一

呂彊辭封

哉書初開西邸是又
 桓帝之所未有也。
 目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
 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
 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價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
 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
 奇震會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
 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
 復致大鳥見上矣
 綱已未二年夏四月封中常侍呂彊為都鄉侯不受。
書凡封拜書不受美之也而於中常侍見之綱目所
 法深予也故自趙高以來未有不書宦者惟呂彊不

書書其官
 目彊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見上侯彊
 固辭不受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四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五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孝靈皇帝

綱庚申三年冬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屠家以選人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

其兄進為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醜見卷二十一殺

綱鑑易知錄

卷二五

漢靈帝

一

楊賜諫作苑

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綱作畢必靈昆苑易比卦五爻王用三驅言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也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武帝左開鴻池苑名在河南河南南府洛陽縣右作上林苑名在安府渭南縣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思也卑宮大禹卑宮室露臺見十四卷下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作列肆於後宮

綱辛酉四年秋九月朔日食綱作列肆於後宮發明大子而作列肆於後宮是甘為閭閻猥賤之人矣尚可據皇極而臨大寶乎據事直書不待貶絕惡自見矣目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灼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綱壬戌五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天帝南宮也綱八月起四百尺觀貫綱冬以桓典為侍御史書侍御史之法設久矣未有書者始書桓典嘉舉職也目典孫榮玄為御史官官畏之典常乘史聰青白色馬京師為去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聰馬御

有星孛于太微起四百尺觀

綱甲子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目初鉅鹿見上卷八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

下冀州

今直隸真定府冀州

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馳救諸方

時俱起皆著

灼

黃巾為識

至

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

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綱三月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

在河南府城內

綱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

儁

俊

討潁川黃巾

目帝召羣臣會議北地

今陝西慶陽府太

守皇甫嵩

規之子

以為宜解黨禁呂彊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

發天下精兵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

殺呂彊
何
柳張鈞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一

三

穎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黃巾綱殺中常侍呂彊侍中向栩許

郎中張鈞明發侯覽之死則書有罪王甫之死則書伏

中常侍豈綱目獨私於彊哉蓋涇渭並流音綱目熹

而清濁自分此春秋褒善貶惡之意也諸常侍共譖呂彊云與

和二年書宦者王甫伏誅目諸常侍共譖呂彊云與

黨人共議朝廷數朔讀霍光傳霍光廢昌邑王帝使

中黃門持兵名彊彊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

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

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

客與據州郡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

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

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

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否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

道收掠死獄中綱夏五月皇甫嵩朱雋與騎都尉曹

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目朱雋與賊波才戰敗

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見二十三卷依草結營會大風

嵩勅軍士皆束苴炬乘城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陣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一 漢靈帝 四

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今江南徐州曹操將兵適至。

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今河南汝寧府陳國

今河南開封府陳州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

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

少去聲機警，有機關而警省有權數，權謀術數而任俠。見十三卷放

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玄及南陽今河南南陽府

何顒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

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

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

橋何異曹操

月旦評

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耕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

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行。操往造劭而

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固要之也劭曰：子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後舉孝廉為

郎。至是平賊，遷濟南今山東濟南府相。綱盧植圍張角於廣

宗，今直隸順德府廣宗縣檻咸上聲車載囚車也徵還，以小黃門左遣

中郎將董卓代之。綱秋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冬十月，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

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見十八卷。

許劭評曹

南宮雲臺 災

綱乙丑二年春二月南宮雲臺見二十三災綱三月

以崔烈為司徒目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

園而得之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宮中入錢五

百萬故得為司徒而聲譽頓衰綱夏四月大雨去雹

綱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以討張

綱丁卯四年冬十月前太丘長見二十三陳寔卒書

邑長不卒卒陳寔錄賢也終綱目令長書卒二寔目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

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不為陳君所短

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綱己巳六年夏四月帝崩皇子辯即位四年十尊皇后

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陳畱今河南開封

王年九歲

賀善贊日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存終綱目所無者四蛇見御座黑氣青虹墮殿庭雌雞化雄而又五書大疫居綱目牛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畢圭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土木盛典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恆言日桓靈靈又甚於桓也

綱葬文陵在河南府綱秋七月大將軍進名董卓將

何進名董卓

綱蓋易口錄 漢靈帝

陳琳諫何進

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明發進之此舉乃飲烏喙而人曾不如不飲之為愈也綱目書進名董卓則進雖欲辭其責尚可得乎袁紹說何進悉誅諸宦官。進白太后太后不聽。紹又為畫策多名。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脇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騰躍也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扇熾其火也洪爐燎毛。」

鄭盧諫何進 董卓即時就道

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名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時董卓駐兵河東。今山西平陽府何進名之，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卓聞名，即時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侍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

上薪潰會聲雖痛勝於內食今輒鳴鐘鼓如雒陽請
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進
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之張讓等使潛聽具聞其
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斬進進部曲將
吳匡引兵燒南宮青瑣門門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讓等將太后
少帝及陳畱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見八卷九走北宮袁
紹引兵屯闕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
皆殺之凡二千餘人進攻省內讓等困迫遂將帝與
陳畱王數十人步出穀門洛陽城門名公卿無從者唯盧

董卓迎帝
北世阪下

植及河南中部掾視閔貢夜至河上首厲聲責讓等
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
畱王夜逐螢光還至雜舍明且帝乘一馬陳畱王與
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
卿奉迎於北芒作邨音忙山名在河南府城北阪下卓與帝語語
不可了乃更與陳畱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
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
還宮失傳國璽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輒夜潛
出明且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

綱鑑易知錄

漢靈帝

董卓使呂布殺丁原

董卓辟蔡邕

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武猛都尉
 丁原部曲呂布殺原而并其衆於是諷朝廷以久雨
 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命名也脫其名藉而逃亡江海
 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
 能族入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
 周歷三臺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外臺遷為侍中綱九月
 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畱王協即位
 遂弑太后何氏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
 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陳畱王董太后養之號董侯似可今

欲立之能勝史侯

帝辯養於史氏號史侯

否紹曰今上富於春

秋未有不善宜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
 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

紹勃然徑出逃奔冀州

見下卷一

卓遂勝太后策廢少帝

為弘農

見上卷六

王立陳畱王協為帝遷太后於永安宮

酖

見十一卷一

殺之綱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

書官未法有書

遣使弔祭陳寶

自為者書自為專也書自為自卓始自是不勝書矣

綱遣使弔祭陳蕃寶武及

諸黨人復其爵位

書法見十三卷八

目董卓與三公詣闕上

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

自六月雨至于九月

孫綱自六月雨至于九月法書恆雨也昭帝之元嘗書

復見終綱目連雨綱冬十月葬靈思皇后十一月

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綱十二

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

荀爽為司空發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

若蟠者真無愧於處士之名矣特書不至蓋予之也目初尚書周愨城門校尉

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

卓從之於是徵荀爽申屠蟠等就拜爽平原今山東濟南府

相行至宛陵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

申屠蟠無愧處士之名

拜司空自徵至是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

不至獨蟠得徵書入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綱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目董卓購求袁紹急周愨伍瓊

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

樹恩四世袁安為太尉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太尉湯三子成逢隗逢為司空隗為司徒成生紹

逢生術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則山東

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

患矣卓乃即拜紹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太守又以紹從弟

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奔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操

變易姓名間諫行從微道而行東歸至陳留見上散家財

合兵得五千人。

孝獻皇帝名協靈帝中子董卓廢帝辯而立之在位三十一歲諡法聰明睿智曰獻是時獻十四歲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未作虞賓生不辰

關東起兵討董卓

綱庚午孝獻皇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

討卓推袁紹為盟主書特筆也書推為盟主將以深責紹也目紹自號

車騎將軍與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太守王匡屯河內韓

馥馥鄆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留鄆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給軍糧孔佃曹屯潁川今河南開

許州今河南開封府劉岱張邈莫邈弟廣陵揚州府太守趙山陽今

東兗州府太守袁遺濟北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相鮑信與橋瑁妹

曹操俱屯酸棗今開封府延津縣袁術屯魯陽今河南南陽府裕州衆

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略不

世出殆天之所啓乎綱卓弒弘農王書廢君書弒法自董卓始綱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

伍瓊尚書周毖目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

彪曰關中今陝西西安府殘破都維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

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也沸言如糜也之亂天下動

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

董卓弒弘農王
董卓以王允為司徒

董卓遷都長安

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
 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諮固
 諫遷都卓大怒收斬之彪琬惶恐謝罪綱三月卓遷
 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綱董卓徙
 民數百萬口於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自畱屯畢圭苑見上
 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
 家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
 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
 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綱

王允內謀王室

長沙

今湖廣長沙府

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

表堅領豫州刺史

綱孫堅起兵殺荊州

今湖廣荊州府刺史

王叡

胃前至南陽

見上已數萬人殺太守張咨至魯陽

見上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

領豫州今開封府陳州刺史

綱以劉表為荊州刺史綱曹操

與卓兵戰于滎陽

今開封府滎陽縣不克還屯河內見上綱袁

紹以臧洪領青州

今山東青州府

綱夏四月以劉虞為太傅

綱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牧劉虞務存寬政

勸督農桑民悅年

登穀石三十青

即青州府徐今江蘇徐州

士庶避難歸虞者百

劉虞務存寬政

小錢

餘萬口。虞皆收視。溫恤為去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綱司空荀爽卒。綱卓壞怪五銖錢。見二十四卷。更鑄小錢。綱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劉虞守節

綱辛未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目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韓馥袁紹遣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天子出奔。謂之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

孫堅進兵擊董卓諸陵

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并力也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汙邪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綱二月卓自為太師。綱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脩塞諸陵。而還。目孫堅進屯陽人。聚名在河南汝州城西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復進軍大谷。關名在河南河南南府閩鄉縣西南。閩音焚。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戰。敗走。却屯澗池。今河南南府澗池縣堅進至洛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真宮。官舍也井中分兵邀卓。卓自引兵還長安。堅脩塞諸陵。引軍還魯陽。見上綱夏四月。卓至長

綱鑑易知錄 卷二五 漢獻帝 十三

公孫瓚以
劉備為平
原相

安綱六月地震。袁紹逐冀州見上牧韓馥自領州事。袁紹表曹操為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綱冬十月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自相離二。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宿州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瓚之助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上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

城多畔從瓚。初，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劉備中山靖王名勝景帝

第八子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

瓚使與其將田楷行定青州見上有功，因以為平原

今山東濟南府相備，少與河東今山西平陽府關羽、涿郡張飛友善。

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

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

險。常山今直隸真定府趙雲為郡將，兵詣瓚，劉備見而奇之，

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綱袁術使

三賢適遼

孫堅擊劉表表軍射石殺之法書堅初舉義綱目書討皆予辭也於是而為術所使內自相攻則綱管寧邴

丙原王烈適遼東法書特筆也三賢去就目公孫度遼

管華優劣

太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短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寧原俱以

邴原斷酒

與布勸善

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謂標品人物也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現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烈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去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

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綱壬申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覺郭汜祀張濟

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書掠賊之法也。目初荀淑

何顯異荀

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顯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

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四戰之地。宜

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

會袁紹已奪馥位。見上待以上賓之禮。彧度鑑紹終

荀彧從曹

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

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至催汜。既破中牟。今開封府

中牟遂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為所殺。綱夏四月。王

王允使呂

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

威將軍。共秉朝政。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然當時諸人環視四顧。無有

能討之者。唯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故綱目書允

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彰彰明矣。豈以其不終

之故而遂目董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

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夜

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
 愛信之誓為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
 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
 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
 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
 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王允
 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著灼
 衛士服守北掖門正門旁小門也卓入以戟刺之卓傷臂墮
 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

刺卓趣促兵斬之即出懷中詔版見上卷二十二以令吏士
 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
 道暴僕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為大炷主置臍中
 然之光明達曙樹也如是積日以王允錄尚書事呂
 布為奮威將軍封溫今河南懷慶府溫縣侯共秉朝政卓之死
 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
 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
見上八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
 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密磔低

謂允曰伯喈字邕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

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命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殫退

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

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綱黃巾寇兗

州殺刺史劉岱曹操人據之自稱刺史書於是詔以

州刺史操逆擊之尚奔袁術書曰青州今山東黃巾

賊寇兗州今山東劉岱與戰為賊所殺曹操部將陳

曹操據兗州

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

大為綱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

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操擊黃巾

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

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綱李催

郭汜等舉兵犯關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目李催

得催等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

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

李催郭汜舉兵犯關

長安城。呂布軍有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曰叟。內反。引催衆入

城。呂布與戰不勝。催汜屯南宮掖門。見上。王允扶帝

上宣平門。長安東都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

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

非敢為逆也。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

下見之。催等收司隸黃琬并允殺之。呂布自武關。在陝西

西。奔南陽。今河南南陽府。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抄掠

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催等購

求布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始允自專討卓

士孫瑞歸功不侯

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司馬溫公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綱秋九月。李催郭汜焚稠。張濟自為將軍。冬十月。

以劉表為荊州。見上。牧

綱癸酉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綱袁術進兵封丘。今河南

封府封丘縣。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自領揚州

郡名治壽春。事。綱袁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綱三月以

陶謙為徐州。今江南徐州。牧。綱夏六月大雨。雹。綱華山

在陝州西安府華陰縣。崩裂。綱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郟。談

華山崩裂

綱鑑易知錄

卷之五十五 漢獻帝

十一

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綱冬十月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

綱甲戌興平元年春二月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

州今河南開封府刺史。綱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

備破之。陳畱今開封府陳畱縣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

還攻之。綱六月京師地再震。是月晦日食。秋七

月自四月不再至。是月。綱九月曹操攻呂布不克

還走鄆眷城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綱劉焉益州牧卒

以其子璋為益州今四川成都府牧。書不書官何罪焉也。自

劉備領徐州

以為無上也。故於綱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書於是

迎備備推袁術衆不可遂領徐州則非有詔。目謙疾

篤謂別駕糜眉竺祝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

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公路袁術字四世五公見上

海內所歸今近在壽春見君可以州與之。北海今山東青

府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家中枯

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如能者而與之天與

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綱袁術表孫策為懷義

校尉。目初孫堅娶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吳氏生四男策

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雷家壽春策年十餘歲。

已交結知名。舒今江西南廬州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

達夙成。自舒來。結分好。推結交分愛好勸策徙居舒。及

堅死。見上策年十七。還葬曲阿。今江西南鎮江府丹陽縣已而渡

江居江都。今江西南揚州府江都縣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策往

見袁術。術甚奇之。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懷義

校尉。綱以劉繇代之為揚州刺史。

綱乙亥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

縣。綱即也拜袁紹為右將軍。綱二月。李傕殺樊稠。攻

孫策有復讎之志

郭汜劫帝入其營。綱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綱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見上太守張

超守雍丘。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

曹操攻之。斬蘭等。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

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見九卷光武據河內。見

九卷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

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

操初舉義兵於陳留。且河濟。兗州之域西北。故以兗州為首事。距河東南據濟。天下之

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

荀彧諫曹

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大破之攻拔定

陶見上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今河南開封府

縣杞布見備甚尊敬之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

不悅綱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見上

十以濟為驃騎將軍開府綱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

為其下所殺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綱十二月

帝至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張濟與催汜合追帝至陝見上

帝渡河入李樂營綱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目孫堅舊將丹陽今江南寧國府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

張濟迎帝東歸

帝至弘農

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

策舅吳景討橫江在江南和州城東南橫江拔因投本上召募可得

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

曲阿見上王朗在會今浙江謂策未必能定乃

許之策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

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

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策為人美

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入是以士民見者莫

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

孫策威震江東

曲阿勞去聲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威震江東策以張紘為正義校尉彭城今江蘇徐州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稱管仲為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張昭字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綱雍丘潰會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見張超在雍丘上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見上必

袁紹殺臧洪

臧洪復陳琳書

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字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時為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徒跣先上聲赤足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去聲紹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指袁傾蓋傾蓋者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敬之義也遂竊大州指青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期本州被侵為操所圍郡將指張超遭也厄災難也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指張超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斯所

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猶言好去也。孔璋。陳琳字。

足下微邀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身死

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陷

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稱人目。怒而張曰。目也。

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見上。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

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

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

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

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

臧洪據地
瞋目

一日殺二
烈士

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

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

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死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

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綱。劉虞故吏鮮于

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發。故吏之書。一以見虞

所以見輔等不忘故主之義。皆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歟。

綱。丙子。建安元年。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于盱眙。

夷。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呂布襲取下邳。批。今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也。備降于布。遂與并兵擊術。布復以

使張飛守下邳。綱。監。易。知。錄。卷。二。五。漢。獻。帝。二。四。

帝還洛陽

州刺史布自稱徐州牧。綱秋七月帝還雒陽。目楊奉韓暹。纖奉

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七月至雒陽時宮室燒盡

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開綱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

錄尚書事法書於是董承潛名曹操操遂將兵詣京師

隸校尉則詔命矣不書詔韓張帝詔勿問而以操為司

以書自為何惡要君也。目曹操在許今河南開謀

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誨放

也。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見四卷

而諸侯景影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見九卷而天下

歸心自天子蒙塵見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

亂未遑遠赴今纒駕旋軫猶言回轍軫車後橫木東京榛木叢

蕪荒穢也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

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

有逆節其何能為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

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

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

操書結奉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為鎮東將軍韓

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名操操乃將兵詣雒陽

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

綱鑑易知錄 卷之五 漢獻帝 二五

黃或勸曹操迎駕

曹操遷帝
干許

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綱曹操遷帝于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書自書張濟迎帝東歸期年而後遷帝干許操之罪可勝言哉目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畱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上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器望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聲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自為大將軍封武平故城在河南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

孫策取會稽

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綱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目孫策引兵渡浙江在浙江抗州府城東會稽見上二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策破之朗遁走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疽。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願少畱意策曰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願少畱意策曰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五 漢獻帝

二六

募民屯田
許下

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綱冬十月，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綱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祭酒。目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問以策謀之士，或薦其從子攸。及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攸字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以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名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綱以孔融為將作大匠。見二十三卷十三綱募民屯田。

袁祇請建
置屯田

許下州郡並置田官。魏兵以食為本，民以食為天。是明時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惟操用袁祇之策，成足食之功。故綱目書此以予之也。目中平靈帝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如屋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升數。上聲袁紹軍仰桑枕。袁術取給蒲贏。同盧袁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綱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沛。書於是袁術攻備，法備布救却之。

綱鑑易知錄

卷二五

漢獻帝

二七

子名是也。然不能效。綱冬十月。以袁紹為太尉。曹操

不書書復攻備何惡反覆也。走書歸許救。書詔以綱目於備多予辭惟其正而已矣。自袁術遣

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呂布。布馳往救之。靈等

乃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

操厚遇之。以為豫州。見上九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

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

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

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

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

郭嘉諫曹
操圖劉備

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今

南徐州沛縣。收散兵以圖呂布。

綱丁丑二年春正月。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

軍。目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

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

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

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

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

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

十敗十勝

用人而疑之。所在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閒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

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恐紹侵擾關中。今陝西或曰。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祝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綱**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目**術僭號於壽春。見上欲以金尚見上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綱**三月。以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兵四州。**綱**

袁術稱帝
金尚死節

夏五月蝗。綱以呂布為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法書

術稱帝國賊也。曷為不書討不。以討予布也。布則曷為不以討予之布非。知大義者也。微陳瑋則布亦寇矣。婚媾。目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去年袁術畏呂

布乃為子求婚。布許之。布遣女隨之。陳瑋恐徐謂呂布布自揚合從。宗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

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女已在途。乃追還。絕昏。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曹操復遣布手

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瑋子登奉章謝恩。并答操

陳瑋說呂布

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

即增瑋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今江南揚州府太守。令陰合

部眾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

戟斫酌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袁術今

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

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

肉。不飽則將噬誓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

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

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用瑋策。

陳登對呂布

孫策討袁術
曹操擊袁術

與暹奉書。暹奉大喜。從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綱**以孫策為會稽太守。討袁術。**綱**秋九月。曹操擊袁術。走破之。書以者何。上命也。故策得書討。然則操書擊何。操漢賊也。以賊擊賊而已矣。一袁術也。策書討操書擊。綱**曰**曹操東征袁術。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沛國見上許褚許勇力絕人。聚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綱**戊寅三年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曰**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

劉備請曹操殺呂布
陳宮對曹操

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荀攸勸曹操自擊布。操圍下邳。見上二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夷泗名水灌城。月餘。布益困迫。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丁原字董太師董卓見乎。操領撼之。首肯。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

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官也。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意殺之。名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綱以劉備為左將軍，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為左將軍，禮之愈重。綱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封吳侯。今江南蘇州府以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封吳侯。今江南蘇州府以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封吳侯。今江南蘇州府

周瑜魯肅
從孫策

瓚圍之

綱乙卯四年春三月瓚自焚死。綱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目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遣使歸帝號於紹。袁譚迎術欲從下邳，見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見上九。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此乎！因憤慨歐血死。綱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目袁紹益驕，簡精兵欲攻許，沮授諫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

袁術坐簀
牀而歎

沮授諫袁
紹攻許

郭圖審配
勸袁紹攻
許

劉表遣韓
嵩詣許

敵驕者先滅。曹操事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
義則違。且廟算之策不在強弱。今棄萬安之術。而興
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郭圖審配曰。武王伐紂。不為
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將士
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紹
納圖言。令圖等攻許。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今直隸大名府濬縣
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河南開封府中牟縣北。十一
月。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發是時袁曹方相持。未決。而變駕在許。表兵強地廣。非惟不能擇所宜從。且昧於朝宗之義。故綱目於此不書遣嵩入朝。則見其有無君之心。而

韓嵩勸劉
表附曹操

書遣嵩詣許。則見其有願望觀釁之意。然則表之罪
可勝誅哉。若夫韓嵩持書其官者。蓋美嵩能盡使人
之職。知君臣之義。不失官守。而非以是子表也。嗚呼。微矣。
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韓嵩曰。
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
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舉荊州。見上以
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
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
節。次守節。見四卷。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
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

見九卷 二十入 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為負嵩表強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今湖廣未州府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綱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目孫策襲廬江今江南廬州府太守劉勳取之將徇豫章今江西南昌府謂虞翻曰華子魚歆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

華子魚自有名字

華歆葛巾迎孫策

劉備起兵討曹操

方食失匕箸

若不開門讓成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宜孤意翻乃往見華歆說之歆乃夜作檄吸明日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綱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目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袁紹之徒不足數上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

會操遣備邀袁術見備遂殺徐州今江南刺史留關

羽守下邳淮安府邳州身還小沛沛縣郡縣多叛

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

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

來未可知耳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343